

疫中散记

□赵淑萍

小区里第一朵玉兰花开的时候，我已经不那么恐慌。虽然还戴着口罩，但是，流动的风有了暖意，甚至隔着口罩闻到了梅花的暗香。这使我想起了正月初的日子，连绵的阴雨，每天令人心惊肉跳的上升的数字。甚至，凤凰卫视中那个欢快的童音“鼠年来了！”都让我莫名地起鸡皮疙瘩。

先生是一位医生。我们宅家，他天天都去上班。最初，我们很紧张，虽说他是肿瘤科医生，但这疫情，使所有医生的风险指数都升高了。他出门，我必叮嘱他要小心。每当他回家时，门铃一响，我会大步跑过去开门，迎他进来，然后大声喊：“洗手！洗手！”想想也好笑，他是医生当然知道该怎么做。他晚上值班，我会打个电话过去。这在以前，大大咧咧的我很少这么做。

我想，他一定知道我们的恐慌，所以他很镇定。他一回家，除了看新闻，就是练书法，然后在有限的空间里打打太极拳。或者，翻阅一些治疗瘟疫方面的书。网上推荐的预防方法很多，如洗热水澡，隔15分钟就喝水等。他倒是很认同一个做法，就是每天早上和晚上用沾着肥皂泡沫的小手指清洗鼻孔。

他说，论危险，他的那些直接和新冠肺炎病人接触的同事才危险。有些，穿着纸尿裤上班。下班了不能回家，要定点隔离。

有段时间，小区封了交通停了，有些病人无法来复查、住院。他在家总是接到病人的电话。他一直在解答在宽慰他们。还有一次，110居然查到他这里。原因是他的一个病人是放疗后发烧，核酸检测过不是新冠肺炎。可是，邻居们害怕，直接拨打了110。从中看出，我们抗疫的力度是挺大的，人们的警觉性也是很高的。

2月2日，还在寒假期间，我们院里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践活动就开始了。学院要求学生在家进行专业实践，围绕新冠肺炎组稿，以短视频制作为主，采用电话、网络进行相关素材的采集。

曾经，有文章说90后是好样的。“战役”打响后，全国大批医疗救助人员赶往武汉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是涉世不深的“90后”。他们，大都是独生子女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一路过来顺风顺水。他们在疫情前的勇气和担当委实让人感到宽慰。而这次，零零后的学生也让我刮目相看。平时，在学校里，我总是无奈于他们文稿中的语病、逻辑错误和主题表现的肤浅。但是，这次他们制作的短视频，全部像模像样的，或者宣传防护知识，或者讴歌那些逆行者，或者给宅家生活支招，或者揭露抗疫中的个别不守规定的行为，做得非常到位。当我指出不足的地方时，他们悟性很好，一下就得要领。几乎每天，我都收到2个以上的短视频，这还仅仅是我负责的这一小组。晚上11点多，还有学生来稿件，嘴里埋怨着，但我心里是高兴的。

后来，我更加震撼了，有些学生去抗疫一线做了志愿者，在社区量体温，出简报，在现场采访、拍摄。有些视频就是利用自己获得的一手材料编的。

在大疫面前，他们以青春的蓬勃的朝气和担当，刷新了我的印象。



我家复工记

□光子

疫情初期，宅家防疫，网上调侃“躺着也是为国家做贡献”。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，各行各业开始有序复工复产，经济社会慢慢焕发生机和活力。

就我家而言，三个产业刚好都有。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可以说是长期从事一产；哥哥办了小厂，从事二产；我是一名公务员，做了二十多年的服务，可以算是第三产业吧。

要说复工最早的，是我这三产。2月6日起，响应号召，下沉到社区防疫执勤。2月10日起，基本复工，除执勤外，大部分时间到单位处理公务。2月17日起，全面复工。

其次复工的是我哥，虽然他眼看着一些大企业逐步复工，心里也着急，但防疫这件大事，得严格按政府规定执行，这点大局观他还是有的。2月18日接到通知说可以复工，他马上发了微信给我，心里高兴。2月19日，小厂叮叮当当响了起来，算是复工的奏鸣曲吧。

最晚复工的是我爸。本来他与母亲春节来我家小住两天就回自己老家，结果风云突变，硬生生被疫情“关”在了我家。眼看着我们兄弟俩都复工了，他也嚷着要回家复工，一有机会就在我耳边嘟囔：“芳”（土豆）还没种，再不种来不及啦。但我们兄弟俩均忙，只能一拖再拖。最后决定，待我2月21日执好勤，第二天开车送他们回老家。

2月22日清晨6点半，父母亲已吃好早饭，衣服等已打

点好放在了门边。我起床洗漱完毕，坐在餐椅上喝了一口粥（本来滚烫的粥已凉得不冷不热），顺手瞄了一眼手机信息。没想到钉钉里有一条单位的紧急通知，要求将一个行动方案征求意见上午反馈，我扔下筷子马上到书房写反馈意见。父亲以为我又有啥事不能回家，时不时在我身边晃晃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待我写完意见，吃好早饭马上出发。

早上8点，开车出发。天气也是格外照顾，一个大晴天，暖暖的。农村的天地真是开阔，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。到了老家，开门开窗，被子衣服全抱出来晒好。父亲扛起锄头，挑上“芳种”直奔田头而去，打扫卫生的事自然交给了母亲，我也按父亲安排，稍作休息后，挑上剩下的两篮“芳种”出发。

待我到了田头，父亲已将两垄青菜割完，一垄萝卜拔完，正在使劲地锄地中。见我到来，父亲指挥我将另外两垄地锄一下，我抡起锄头像模像样地干了起来。虽说这活简单，但我干的活粗，不成样，父亲将我锄过的地重新整理，进行了细加工。没办法，经他之手，这原本松垮散乱的泥土一下子挺括了起来，长了精神，一垄垄整整齐齐，煞是好看。由于“芳种”较多，日当中午，我们父子俩共锄了6垄地。

匆匆吃过午饭，父亲又带我直奔田头。他用锄头在锄过的田上掏好一个个小洞，每排三个，整齐有序。我则拎着篮子把“芳种”一只只放进洞里，然后再盖上一层薄薄的土。待我放完“芳种”，父亲已挑来了农家肥，掺上田里边圈好的水，一勺一勺浇进每一个洞里。说起来你不信，这肥虽说味道是有一点，但不难闻。种完这“芳”，接下去是侍弄旁边两垄罗汉豆了，它们早已长出了长长的苗，但只能在地上乱爬（没插棒），有人家在旁边插

上棒的，苗已在棒上缠了一小截了。父亲用手仔细地把苗旁的杂草拔了，用锄头小心地把地锄了一遍，然后再施上农肥。我则将砍来的新竹棒一根一根插在豆苗旁。看来，今年土豆与罗汉豆又吃不完了。太阳已慢慢西沉，父亲日夜惦记的两件农活也终于完工了。

真是忙碌的一天，我的心情也如阳光般美好，内心充实与喜悦，似乎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别看父亲今天把我指挥来指挥去的，其实我（包括我哥）没有干过多少农活。我们兄弟俩自初中起都已离开家乡，到区直属学校寄宿读书了。我唯一干过的农活也就是夏天双抢时割过几茬稻，其他都是父亲一人包了。父亲是我们村里干农活的好手，身高力壮，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农事上。父亲为人忠厚，眼光深远，用自己的双手供我们兄弟俩读书上学。即使我们兄弟俩成家立业，小有成就，他依旧忙碌于山林田间，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时令农家菜。

在和煦的春风中，一切都在复苏成长。

总第6795期 配图 胡龙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